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28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简单的冬日

□北京 夏雪飞

冬天里,喜欢吃母亲做的馄饨。下班回家,一路冻得发抖,推开家门,母亲已经包好了馄饨,是我最喜欢的三鲜馅,满满一算子小草帽的形状,特别可爱。母亲用一个大盆,放上切好的白菜丝、香菜、葱花,浇上酱油、醋和香油。看我进门了,母亲开始煮馄饨,不一会儿,母亲就把那盆热气腾腾的馄饨放在桌子上,给我盛了一大碗,我淋上一勺辣椒油,就着腌好的酸萝卜条,香香辣辣吃一碗,立刻就暖和起来。

这个冬天,我开始开车上班,在这之前,三十多岁的我,一直觉得学车对我来说太遥远了。是老公在年初去驾校给我报的名,他说,开车是一种基本技能,你不开可以,但你会开。就这样,我利用3个月的周末,学会了开车,拿到了驾照,并在老公的陪练下,锻炼了胆量,加强了实际操作,可以独自开车上下班。在寒冷的冬日,我开着空调,放着轻音乐,一路上全神贯注,顺利到达单位。刚进办公室没几分钟,老公的微信就过来了,问我到单位没。我回复后,心里暖暖的。

前些天,女儿快考试了,我把剩下的年假请下来,每天送女儿上学后,自己一个人在温暖的家里,东擦擦、西擦擦,把屋子拾掇得窗明几净。然后,泡一壶玫瑰花茶,坐在阳光最好的书房里,看着自己喜欢的书,随着书中的情节沉浸其中。看累了,就小憩一会儿,醒来再继续看,我庆幸自己喜欢看书,把自己的生活也变得诗意起来。有了灵感的时候,就打开笔记本,放着古典音乐,一口气将文章敲打出来。

看看时间,下午四点了,该接女儿了。此时,泡了一天的豆子已经舒展开了,女儿最爱喝八宝粥,我一早儿就将买来的糯米、红豆、花生、大枣等泡上,不止八种,有十多种了。我把这十多种食材放在电压力锅里,添上合适的水,设置好时间,就去学校接女儿。

在学校门口等候女儿,是特别幸福的时刻,在众多学生中,我看到了女儿,女儿也看

微情一刻

梧桐冬语

□云南昆明 杨晨宇

新家附近的道路两旁都种着梧桐树,秋天已经枯黄的叶,到了冬天还是落不尽。风猛地一吹,叶片在枝间沙沙作响,继而簌簌落下几片。

小时候,小镇外沿的国道两旁也种着梧桐树。那时,我偶尔会跟着外公外婆去晨练,穿过热闹的早市,便沿着国道一路走下去。冬日里迎着朝阳走,身体也越走越暖。太阳缓缓攀上山头,阳光斜斜地射在路上,影子在我们身后被拉得老长。清浅的晨光漫过梧桐树梢,被枯黄的树叶切碎,便又给树叶们镀上了一层深浅不一金色。很多年后,我在《诗经》里读到“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”,想来便是那时看到的景象。我同外公外婆就这样在梧桐树下走着,我们的闲聊被梧桐树悉数听去。

南方的冬天,梧桐树上还会聚集着一些沉默的小鸟,它们静静地蜷缩在叶未落尽的枝干上。国道上偶有车辆疾驰而过,高大的车架不时拂过两侧的梧桐树,吡啦啦地刷下一些枯黄树叶和细小枯枝。和梧桐的抱怨声同时响起的,还有鸟儿们惊慌地扑棱翅膀的

四时有景

萝卜的花样吃法

□无锡 陆锋

母亲念叨着“萝卜上市,郎中下市”,拉开了我家喝萝卜排骨汤的序幕。

连续喝了一周后,我难免心中憋闷:李时珍说萝卜可生可熟、可菹可酱、可豉可醋、可糖可腊可饭,乃蔬中最有益者。怎么萝卜到了咱们家就只能和排骨一起炖了?我极其卑微地提出建议:“武则天那会儿让宫里的御厨把萝卜切成均匀的细丝,并辅佐以山珍海味,制成羹汤,称之为‘假燕窝’。妈,我觉得你可以试试,我看好你哦。”母亲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:“我啊,顶多给你做个萝卜丝,你要吃那些复杂的花样就去睡一觉,梦里啥都有!”

关于萝卜的复杂花样,梦里不一定有,但书里是实实在在有记载的。

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曾在北京做官,寒冬时节极喜欢在北京街头买一些“心里美”萝卜回去大快朵颐,称其为“琼瑶一片,嚼如冷雪,齿鸣未已,众热俱平”。我曾在冬日里去过去北京,特意寻了“心里美”萝卜来吃,绿皮红心儿的,切开后紫红色的瓢艳丽如

美味人生

到了我,她非常兴奋地向我跑来,然后跟同学自豪地说:“今天我妈妈来接我了。”

说来惭愧,因为下班晚,我很少去学校门口接她,都是孩子爸去接。女儿紧紧地攥着我的手,我怕她冻手,反过来把女儿的小手包在手心里,还是怕她冷,让她把手揣进棉衣兜里。女儿执意把手放在我手心里,她说:“我不怕冷,我就喜欢跟妈妈手牵手。”记得小时候,我对母亲的依赖性特别强,看到别人家小孩被母亲抱,也要跑回家,让母亲抱抱我。如今,看到我的女儿也这么依恋我,我将女儿的小手攥得更紧了。

想起自己的老父亲,五十岁那一年的一场病,让他的身体一直不好,他却很乐观。他说,现在都六十多岁了,活一天就赚了一天。我带父亲去医院检查,右腿有些股骨头坏死的父亲,走路很慢,他的体检指标并不理想,让我有些担心。回家时,我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,父亲感觉到了,笑了笑,安慰我:“没事,虽然爸现在身体不好,帮不了你什么,但爸会努力活着,让你回家有个爸在!”

我知道父亲其实一天都没闲着,到现在还干着会计的工作,他总说,只要能动弹一天,他就去干,这样也减轻一些我们的负担。

我打开车门,扶父亲坐好,送父亲回家。这是我第一次开车送父亲回家。我问他,我刚学会开车,您敢坐吗?父亲答,有啥不敢呢,我闺女干啥都稳当。

我给父亲放了老歌,这是我特意给父亲下载的,等到家时,父亲居然睡着了,我没叫醒父亲,把空调开大些,让车里温暖些,想让他再睡一会儿。没过几分钟,父亲醒了,说:“你开车还不错,挺稳当,爸都睡着了!”就在前些天,一朋友喝多了酒,我要送他回家,他居然连连摆手说:“不行,不行,你是新手,又是女司机,我可不敢坐。”天底下,大概也只有父母这么信任自己的孩子。

简单的冬日,却有着最简单的温暖,就像妈妈做的那碗馄饨,温暖了我整个身心。

道是严寒却温暖

□南京 濮端华

雪悄然而至。起床后,推窗望去,露台上、树枝上、前排的房顶上露,已是白茫茫一片。早上,去小桃园散步,刚出家门,顿感寒风刺骨,经不住打了个冷颤。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年,像这样彻骨的寒冷,真不多见。和爱人边走边聊,不禁回忆起小时候苏北老家的冬天。那时的寒冬,风刀霜剑,滴水成冰,可取暖和保暖的条件又很有限,因而特别的难熬,但今天回想起来,留在记忆深处的,却有不少温暖的细节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北农村,普通人家既没有现在的空调,也没有烧炕的习俗,室外天寒地冻,室内同样“冷”不堪言。尤其是进入“四九”之后,素有“四九中心辣,冻死连毛鸭”之说,其严寒之烈可以想见。然而,无论天气多么寒冷,父母总会力所能及给予孩子最温暖的呵护。

这呵护就在那层层叠叠的穿衣中。小时候的冬天最怕上学,每次总是磨磨蹭蹭,等到快迟到了才不得不迈出门。妈妈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为了让我们穿得暖和些,她把能穿的衣服都找出来,从薄到厚、从里到外一层一层给我们套在身上,裹得像个小粽子。尽管显得臃肿了些,活动起来也不怎么方便,但终究能够抵御严寒。有一次放学回家,妈妈见我脚上起了冻疮,心疼不已,就连夜用碎棉布缝了一副类似袜子的脚套。从那以后,我坐在教室里听课就再也不冻脚了。

这呵护就在那每天天被窝的坚持中。一到冬天,孩子们就会出现“两怕”,一是晚上怕进被窝,因为被窝里冰冷;二是早上怕出被窝,因为被窝里暖和。父亲看出了我们的心思,就在每天睡觉前首先钻进我和哥哥的被窝,等把我们的被窝焐热了,再回到自己的床上去。早上起床后,父母又总是把我们贴身穿的内衣内裤塞进他们尚有余温的被窝里,等到我们起床时,衣服已经被焐得有些温度,不那么感觉到冷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父母的这些细节真是让人感动。那时的生活是苦的,但父母给予的爱却是暖心的、深挚的!

这呵护就在那冒雪送寒衣的翘翘中。记得有一天,我正上学校上课,谁知天气突变,竟然飘起了鹅毛大雪。由于早上上学时气温并不是特别低,穿的衣服也就不很厚实,现在气温骤降,冻得我牙齿直打战,只能熬着等放学。就在我感到无奈又无助的时候,突然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只见他一手撑着油布伞,一手拎着袋子,深一脚浅一脚在大雪中翘翘前行。到了教室,父亲来不及掸掉身上的积雪,径直走到我的座位上,帮我添上夹袄,换上雨鞋,又脱下自己的手套递给我。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,此情此景恍若昨日,犹在眼前。

如今,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,室内取暖有空调、地热、恒温技术,外出穿着有貂皮、羽绒服、保暖鞋,可以说应有尽有。但我始终觉得,最能够御寒的,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爱。这种爱,由父母之爱推及社会之爱,它是寒风中的挺身而出,它是暖气工的加班抢修,它是快递员的冒雪派送,它是敬老院里的嘘寒问暖……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,再严寒的冬天也会变得温暖起来!

生活杂谈

谦和的幸福

□广东惠州 小杨

周末,我在家里看电视里的足球赛回放,老婆从菜市场回来,看见地板上的瓜子壳、饮料瓶就开始唠叨:“你能把地板扫一下么?这样乱糟糟地放在客厅里像什么?”我狡辩地说:“我一会自会收拾,这不用你说……”然后就开始围绕这个话题没完没了吵了一个钟头。

我一气之下就跑到隔壁一个哥的住处,哥听明来龙去脉后说:“怎么你们结婚都六年了,这样的问题还存在?我看你是不懂夫妻相处之道。你看我结婚十年了,一直都像婚前一样保持甜蜜。”

一会儿,哥的老婆回到家,进门就看见沙发上杂乱的外套、书籍,立马发号施令:“怎么搞得这么乱?我不在家,你就不成样子了!”只见哥泰然地说:“好好!我马上收拾。”谦和的语气让小亚的脸色转怒为悦:“算了!我来收拾,你们好好看球吧!”哥抛给我一种神气的眼神:“看到了吧!夫妻也要相敬如宾,干吗每天要吵得天翻地覆呢?”我顿悟地点了点头。

回家后,我决定试一试哥的做法。老婆正在厨房里煮饭,见我回来了就大声嚷嚷:“你跑去哪里了?我在这里忙着煮饭,你就忙着到处闲逛。”我不顾老婆的坏情绪,走进厨房,一只手搭着老婆的肩膀温柔地说:“好好,我就帮忙!”老婆见我的口吻一改常态,脸上有一丝奇怪,但本能地笑了:“算了!你在一边坐着等吃饭吧!”

饭后,我忙不迭地要帮老婆收拾饭桌,老婆起疑心了:“你今天是怎么了?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有风度了呢?”我机警地说:“你不觉得我们的相处方式应该换一种方法了吗?总是没完没了地吵闹好吗?我们现在这样子和和气气地不好吗?”老婆被逗笑似地说:“好好好,当然好!”

自从用了哥的方法后,我发觉妻子变得温顺了。而且还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的,家里温馨馨,吵架也自然少了。

想想之前,我总是装着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跟老婆辩论,可最终也是气愤收场。现在,我只要谦和一点,就可以轻易换来老婆的温柔,这种皆大欢喜的事,何乐而不为?

家长里短